

类型学视野下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形态

李 侠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提 要：领属（关系）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名词性领属结构中领属者和被领属者两个成分均表现为名词性短语。本文拟用现代形态类型学理论，从领属标志位置和编码方式两方面分析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形态类型。

关键词：类型学；名词性领属结构；形态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领属（关系）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具有跨语言性。由于各民族认知与思维方式的不同，领属在不同语言中是以不同方式被表达的。因此，领属关系的表达形式即领属结构，一直是研究的重点。领属结构，总的来讲，可以分为名词性领属结构、谓词性领属结构和外部领属结构。名词性领属结构也称修饰性领属结构，结构中领属者和被领属者两个成分均表现为名词性短语¹，例如：我的房子，*моя машина*（我的汽车），*машина Наташи*（娜塔莎的汽车）等。由领属者和被领属者组成的名词性领属结构中，一般被领属者是核心语，领属者是从属语。谓词性领属结构指借助谓词来表达领属关系的领属结构，例如：我有一本书；*У меня есть книга* 等。这些谓词主要是表领属关系的动词，如汉语的“有”、“属于”等，俄语的“есть”、“быть”等。外部领属结构指的是领属关系表现为一种动作，如买卖、租赁等。本文仅研究名词性领属结构。

2 关于“形态”

形态研究是类型学研究史上较热门的研究领域，也是成果较多的研究方向。类型学研究早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就处于研究的主流地位。传统形态类型学主要是根据词法形态的丰富程度，将语言划分为屈折语、孤立语、黏着语。传统类型学认为，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有形态变化，如汉语等孤立语就基本没有形态变化。

但随着类型学研究方法的逐渐成熟，类型学从强调形态的划分转变为注重发掘参数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区分传统类型学和现代类型学的重要标志。现代类型学关于形态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参数，如格标志、一致关系、标志位置等。现代类型学关于“形态”的理解也有了变化，这可以从 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对术语“形态”(морфология)的理解说起。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认为，形态不仅可指词的形态（морфология слова），还可以指句子的形态（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морфология / морфология предложения）。从而，他将对形态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既包括具备词形态变化的语言（如俄语），也包括不具备词形态变化的语言（如汉语）。

“这种划分导致了之后在以语法为基础的类型学中区分出形式类型学说（формальные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учения）和内容类型学说（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е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учения）。前者关注形态现象的类型，首先是语法表达手段，如屈折、黏着、语序等，力图揭示语法手段和语法范畴的规律性联系。后者指语言内容表现形式的类型，即语法范畴的类型，希望发现它们与思维范畴的规律性联系。”（Кацнельсон 1985：9）

本文拟用现代形态类型学理论，从领属标志位置和编码方式两方面，研究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形态类型。

3 形态标志位置与编码方式

形态类型主要指形态标志位置和编码形式两个方面。所谓的标志位置，是指特定句法结构中成分间关系的形式标志所附着的位置。标志位置主要有附从标志（dependent-marking）和附核标志（head-marking）两种。短语或句子的标志位置通过一些语法手段即所谓的编码方式来实现。编码方式指的是如何通过句法形式来表达概念语义。大部分语言都有“领属”概念，但需要通过不同编码形式来展现领属者和被领属者之间的联系。

关于标志位置，J. Nichols 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附核标志与附从标志。所谓附核标志，指一个结构的成分之间关系的显性标志，由核心词（如动词短语中的动词、名词短语中的名词）来表达。相反，附从标志虽然也是指一个结构的成分之间关系的显性标志，但却是由从属语来表达。对于领属结构来说，核心词指被领属者，从属语指领属者；加在被领属者上面的领属标志就是附核标志，加在领属者上面的领属标志就是附从标志。名词性领属结构的标志类型有核心标志、从属语标志、双重标志、无标志等类型。（Nichols 1986：56）

根据 J. Nichols & B. Bickel (2005) 的观点，一项对 236 种语言的调查显示，这些语言中领属结构的标志位置分布情况如下：附从标志语言 98 种，附核标志语言 78 种，双重标志语言 22 种，无标志语言 32 种，其他语言 6 种。附从标志（如英语中的领格标志“'s”）也是依附于领属者（从属语）的代表，例如：Tom's book. 附核标志的领属者上没有标志，而被领属者上有标志，通常为前缀，该前缀用来说明领属者的人称和数等信息，如加拿大阿尔金语等。有些语言同时使用所谓双重标志两种编码手段，领属者和被领属者都有领属标志，如土耳其语。还有一种情况，即领属者和被领属者均没有领属标志，但这种情况仅见于少数语言中。

根据 J. Nichols 和 B. Comrie 的观点，世界上大部分语言都使用附从标志，使用附核标志的语言是少数。这些标志位置与基本语序有一定的相关性，SOV 和 SVO 语序中都是附从标志占优势，其中在 SVO 语序中占绝对优势。标志位置与语言的形态类型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孤立语、屈折语和黏着语中附从标志占比一半以上，其中屈折语中附从标志占绝对优势，这种特点突出了领属者对被领属物的控制关系。而插编语（多式综合语）是附核标志占优势，这也符合插编语的语言特点。（Nichols 1986：56；Comrie 1989：52）

领属结构的上述四种标志类型——核心标志、从属语标志、双重标志、无标志均需通过一些形式手段来实现，即以不同的编码方式实现。“编码方式分为简单和复杂两大类。”（葛娜娜 2018：49）

简单方式主要有简单并置（juxtaposition）和音调变化两种类型。简单并置指领属者与被领属者以一种顺序或另一种顺序直接并列，没有任何形态上的附加标志或任一成分的替换，语序为“领属者+被领属者”或相反，如汉语中“我父亲”、巴西图卡诺语中“Y̪i (我) pa-ko (父母, 阴性)”（Aikhenvald & Dixon 2013：6）。不同语言中领属者与被领属者的顺序不同，这个顺序与很多因素有关，如领属关系、领属者的类型等；有些语言中两者语序根据被领属者的性质而定，大抵与被领属者的可让渡或不可让渡性有关。如 Maybrat 语

(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鸟头半岛使用)，表示身体部位、亲属关系和空间关系的领属结构，语序是“领属者+被领属者”，且被领属者附着有前缀，与领属者在人称、性、数方面保持一致，例如：Yan y-atia (Yan 的父亲)，其中 Yan 是人名，y-是前缀(表示第三人称，阳性)，atia 是名词“父亲”；其他关系的领属结构语序为“被领属者+领属者”，领属标志 ro-前缀于领属者，例如：fane ro-ait (他的猪)，其中 fane 是名词“猪”，ro-是领属前缀，ait 是第三人称代词“他” (Philomena 2007: 135)。

音调变化主要指领属关系通过元音的屈折变化、声调的变化等来表示的情况。如白马语中第一人称代词 *ŋa*，进入领属结构表达领属者角色时需要变成 *ŋo*，同时伴有音调的变化，但代词仅限人称代词，例如：*ŋo apa* (我的父亲)，其中 *ŋo* 是第一人称代词“我”，*apa* 是名词“父亲” (孙宏开等 2007: 222)。

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复杂编码方式主要依靠附缀²、领属代词和领属形容词等手段来实现。

4 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形态类型

俄语中的名词性领属结构编码方式主要通过格附缀、领属(物主)³代词、领属(物主)形容词、反身代词等表达，所有这些方式均采用附从标志，即领属标志加在从属词领属者身上，例如：конец фильма (电影的片尾)，цвет волос (头发的颜色)，наши друзья (我们的朋友)，мой отец (我的父亲)，птичий гнезда (鸟巢) 等。

4.1 格附缀

语法格是一种高度语法化的形态手段，用来表达动词性和名词性受事论元之间的关系。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中使用的领属标志是领格⁴ (genitive 或 possessive，也译“属格”、“所有格”等)，表示的是一个名词修饰另一个名词，是另一个名词的领属者。“有些语言中充当领属定语的词有专门的词形。假如这种定语是由名词经过变格而形成的领格形式，一般就称为领格。” (刘丹青 2006: 70) 不是所有语言都有领格结构，但一般有格范畴的语言都有领格，比如德语、希腊语、拉丁语、俄语、藏语、蒙古语等。当然，领属关系并不一定通过领格(属格)来表示。俄语中存在 6 种格形式，同时这 6 种格都可以参与表达领属关系，但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领格一般用在名词性领属结构中，而其他格形式大多用于谓词性领属结构中，且由动词决定使用哪种格形式。本节我们只研究名词性领属结构中的格附缀，重点是领格附缀。

俄语中领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古俄语中，领格的使用频率要低于领属形容词，领格只用于强调某物体属于某人时，通常需要用多个词汇来确定领格的情况，如 по грамоте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Ивана Васильевича (根据大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话)

古斯拉夫语中，Т.Н. Молошная 和 Т.М. Николаева 主要强调了以下需使用领格结构的情况：“1) 有限定成分修饰领属者，如 в доме прокажённого Семёна (在麻风病人谢苗的家中)；2) 充当被领属者的名词是普通名词，如 сестра у мертвого (死者的姐姐)。” (Молошная, Николаева 1989: 145) 古斯拉夫语中，领格更倾向于在领属者是普通名词的结构中使用，领属形容词则更倾向于在领属者是专有名词的结构中使用。

尽管领属形容词正逐渐被格附缀所取代，但是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诗歌语言却转而使用领属形容词结构，如 губернаторский дворец (省长的宫殿)、предводителев жеребец (首领的马)，而避免使用 дворец губернатора (省长的宫殿)、жеребец предводителя (首领的马)。即使现代诗歌中，此类格附缀形式、领属形容词结构都比其他格附缀形式使用频率更高。但是 В.В. Иванов 仍然认为，“情况在向着普通格和带有前置词的格结构转变” (Иванов 1989: 28)。

现代俄语中，领格是表达领属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领格代替领属形容词结构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属形容词语义狭窄，不具有领格结构的灵活性，复数名词不能构成领属形容词，普通名词也很难转化为领属形容词。日常用语中使用的领属形容词，大多也是由表示亲属关系的名词或者专有名词加词缀-ин 构成的。

除了使用领格，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也可以使用其他语法格，具体情况如下：

1) 前置词 для/от+ 属格。这类编码方式主要强调人或物体的目的指向，为领属者分配了特定的物体或者行为，例如：торт для именинника（过生日的人的蛋糕）；Тут был и барабан для Зайца, и свистулька для Хомячка, и скрипка для Комарика, и сапожки для Поросенка — всего и не счесть（野兔有鼓，小仓鼠有哨子，小蚊子有小提琴，小猪有靴子——数不胜数）；再如：письмо от Саши（萨沙的信）；Натюрторты от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перекочевали в семью（亲戚的静物画被搬到了家里），领属者的语义角色为施事。

2) 与格。该结构在领属者功能的表达上、在词法和句法上，都是有严格限制的，语义类似于带前置词 для 领格的语义，表目的，例如：торт имениннику（过生日的人的蛋糕）；Зато содержимое шкатулки… имело родословную：свадебный подарок прабабушке от одного из князей Юсуповых（但是盒子里面……有一个家谱：是尤苏波维公爵送给曾祖母的结婚礼物）。

3) 前置词 с+工具格。这样的结构在表达领属含义时具足够强的生产力，领属者和被领属者之间的关系可表达伴随性、一致性或互惠性特征，例如：старец с бородой（留胡子的老人），чёрт с рогами и копытами（一个有角和蹄子的恶魔），комната с балконом（一个带阳台的房间）等，这也表明了这种结构不能仅仅归类于领属结构。这样的结构通常可用“三词”结构，且其中的被领属者没有明确的定义，如человек с добрым сердцем и открытой душой（一个心地善良和思维开放的人），这样的三部分组合准确的表达了物或人的特征和性质。这样的结构通常可以和不带前置词的二格结构互换，例如：поэт с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ым талантом = поэт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го таланта（才华横溢的诗人）；человек с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ми взглядами = человек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взглядов（眼光深远的人）等。

应当注意的是，在被领属者是绝对不可分割的情况下，该结构更多是强调正面的评价或者描述领属者的特征，且需要带限定成分或者比喻类解释，或带有补充性的语义成分。像птица с крыльями（鸟有翅膀）这样的结构在俄语中不常使用，而是常用птица с огромными крыльями（鸟有宽大的翅膀）这样的结构，目的是强调鸟的翅膀宽大；再如человек с головой，指的是某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而当被领属者是可分割或者相对可分割时，则可以不加修饰成分，这样的领属结构也是成立的，例如：джентльмен с усами（留小胡子的绅士），господин с бакенбардами（留络腮胡的先生），мальчик с чемоданом（带手提箱的男孩），дама с камелиями（穿着“茶花”布的女士）等。

4) 前置词 о+ 前置词格。该类名词性领属结构一般用在过时的表达或者固定的成语结构中，例如：конь о четырёх ногах（四脚马），змей о трёх головах（三头蛇）等。很明显，“前置词 о+ 前置词格”结构，在这种多词组的结构中更常使用，带有对领属者特征的描述意味。

带前置词的名词性领属结构不如直接后置领格的名词性领属结构具有广泛解释性。在二项式结构中，即直接后置领格的名词性领属结构中，组合的左半部分的语义起着重要作用，决定着上下文范围的广度，而右半部分则起限定作用。此外，不带前置词的属格往往可以拥有不同的隐藏谓语，名词短语可以隐含多种关系，如дом Петра（彼得的房子）除了表示房子属于彼得之外，还可以表示“дом, в котором Петр живёт”，即彼得居住的房子，此时房子可能是彼得租住的，并不是他的财产。

4.2 领属代词

除了上述附缀形式，表达领属关系常见的手段还有领属代词。领属代词的使用目的与其他代词一样，都是为了替代前面提到的名词短语，以避免重复。领属代词是指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我的，我们的，你的，你们的）以及第三人称的领格形式、疑问代词 *чей* 及反身代词等，例如：Это твоя личная усадьба（这是你的私人庄园）；При том тут Коля, что он — наш сын（那里的站着的是科里亚，他是咱们的儿子）。

领属代词与人称代词关系密切，部分领属代词也可以看作是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如俄语中的 *его, их*，英语中的 *my, his, her, your*。有些语言不区分领属形容词和领属代词，将名词的领格形式归入领属形容词，如英语的 *my, your, his, her* 既适用于领属代词的领格，又适用于领属形容词，所以英语中这些名称的差别并不重要，基本可以混用。但有的语言则需要区分，比如斯拉夫语族语言中存在真正的领属形容词，它们与名词的领格以不同的形式和功能并存。因此，俄语中关于 *его, ее, их* 是否可以归类于领属代词，一直是有争议的。现代标准语语法中认为它们是属于领属代词的（Шведова 1970: 360），但 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则认为不属于（Виноградов 2001: 279）。Е.В. Падучева 得出的结论是：*его, ее, их* 同形异义，在某些用法中属于属格，即第三人称代词 *он, она, они* 的属格形式；在另一些用法中属于第三人的领属代词形式。俄语中的领属代词在意义上与领属形容词相似，都是用来回答 *чей* 的问题，但它们和人称代词的联系使我们有必要把领属代词归于代词类，因为它们和倾向于名词词类的领属形容词不同，更倾向于代词，虽然在由“领属代词+名词”结构表达的领属关系中，该代词可以反映领属者的人称和数、被领属者的性数格。（Падучева 1983: 3）

疑问代词 *чей* 也可以表达领属关系，例如：Подожди, а чья это девочка?（等一下，这是谁的女孩？）同时，疑问代词加语气词构成的衍生词可以表示领属者是不确定的，如 *чей-то, чей-нибудь, чей-либо, кое-чей*；或是被领属者是无主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如 *ничей*。例如：Мишка тоже был ничей, неизвестно кем и когда внесенный здесь（小熊没有主人，不知道是被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带到哪里）；Чей-то большой мокрый букет упирался мне прямо в щеку（某人大捧的湿润花束正好碰到我的脸颊上）。

俄语中较为特殊的领属代词是反身代词 *свой*。Е.В. Падучева 描述了该词的功能语义类型，其“主要含义是 *себе+притяжательность*，指的是本身、自身的含义加上物主代词的语法形式”（Падучева 1983: 78）。М.В. Фёдорава 则称 *свой* 为“一般物主代词，并强调了它和物主代词的区别，但由于说话者可以有多个谈话对象，这使 *свой* 反身代词和 *его* 物主代词的区别变得更加复杂”（Фёдорава 1965: 35）。俄语中，当领属者领属的客体和谈话主题一致时，使用的是反身代词，而不是物主代词，例如：Свёрток, с которым она приехала, был развернут, и я увидел свой револьвер（打开了她带来的包裹，我看到了我的左轮手枪）。对于第一和第二人称而言，反身代词和物主代词可以混用；但是如果特别强调领属概念，即逻辑重音落在代词上时，那么自然使用物主代词；但第三人称必须严格遵守上述规则，即当领属者领属的客体和谈话主题一致时，使用反身代词。古斯拉夫语中经常使用领属代词 *свой*，完全类似于代词 *мой, твой, наш, ваш*。Е.В. Падучева 认为，“19世纪上半叶反身代词在文学中的使用还是十分有限的，从20世纪开始，领属结构中 *свой* 才开始作为反身代词使用，无论是语义、还是结构，都遵守反身代词的规则”（Падучева 1983: 202）。领属结构中的 *свой* 表达的是对客体的占有，而不是作为反身代词的自反性，例如：Говорят ему ученики свои（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的 *свои* 等同于 *его*，句法主体不是领属主体，而是领属客体。

4.3 领属形容词

领属形容词和领属代词不同，领属形容词仅在意义上相当于领格，形式上充分具备形容词的词性，像其他形容词一样，与所修饰的名词性、数、格一致。这也是领属形容词区别于其他名词领格的重要特征。

俄语中名词领属意义除了使用领格形式外,还可由名词的词尾加后缀构成的表示领属意义的形容词表示,如“女孩的裙子”在俄语中就有两种表达方式: *платье девушки* 和 *девушкин платье*, 两种领属语的语序也不同: 领属者名词位于被领属者中心词之后, 而领属形容词位于中心词之前。实际上, 斯拉夫语族的语言都存在领属形容词。

现代俄语中, 名词借助后缀-ов, -ев, -ин, -и, -ий 构成领属形容词。以硬音或软音或 й 为词干的阳性名词由-ов, -ев 构成领属形容词, 例如: *отец — отцов* (父亲的), *учитель — учителев* (教师的), *злодей — злодеев* (凶手的) 等; 以-a/-я 结尾的阴性名词、表人或动物的阳性名词和以软音为词干的零词尾的阴性名词由-ин 构成领属形容词, 例如: *дедушка — дедушкин* (女孩), *сестра — сестрин* (姐姐的), *тётя — тётин* (婶婶的), *свекровь — свекровин* (婆婆的) 等。以-ов, -ев 结尾的领属形容词表示个人的领属概念, 不能表示一类人或物的领属概念, 这类领属形容词科技语中不用, 通常用于口语、文学风格语言以及固定成语中, 例如: *крокодиловы слёзы* (鳄鱼的眼泪), *гусиная кожа* (鸡皮疙瘩) 等。以-ин 为词尾的领属形容词通常由表示亲属关系的名词或者专有名词构成, 例如: *дядин* (伯伯的), *папин* (爸爸的), *Васин* (瓦辛的) 等, 这类领属形容词在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有意思的是, 带-ов, -ев, -ин 后缀的形容词在姓氏中已经很普遍了, 这类姓氏的形成可能来源于表示无生命物体的名词, 例如: *Володин* (沃罗金), *Костин* (科斯京), *Ершов* (叶尔绍夫) 等。此外, 许多城市和地区的名称按起源来说, 是领属形容词, 例如: *Юрьев* (尤里耶夫), *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 *Бородино* (博罗季诺) 等。

领属形容词和关系形容词、性质形容词的界限较为脆弱, 可以被它们取代, 从而不具备领属含义。但在现代俄语中, 也有由性质形容词和名词组合成的形容词, 用它们表达领属者的性质或特征, 例如: *голубоглазый = имеющий голубые глаза* (蓝眼睛); *русоворосый = имеющий русые волосы* (浅棕色的头发); *кривоногий = имеющий кривые ноги* (弯曲的腿); *остроносый = имеющий острый нос* (尖鼻子) 等, 这种复合形容词表达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根据特征, 可用部分表达整体。这种关系也可以用性质形容词加名词伴随格来表达, 例如: *белый лицом* (苍白的脸), *высокий ростом* (高个子) 等。

如前所述, 古俄语中相较于名词领格, 通过普通名词或专有名词加后缀构成的领属形容词在领属关系的表达中占据主导地位, 领属意义通过借助-ъск 构成的关系形容词来表达。但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 领属形容词的使用逐渐减少, 并有被名词领格替代的趋势。

领格的使用具有普遍性。T.A. Иванова 确定了如下几种必须使用领格的情况: 1) 领属者具有某种定义, 或者说对领属者作出相应的界定或解释, 如“*глаза девушки, смотревший на него*” (盯着他的女孩的眼睛); 2) 领属者有附加的头衔, 如 *к дому бригадира Фёдора* (费奥多尔准将的房子); 3) 领属者由专有名词构成, 如 *дача Ларисы Павловны* (拉丽莎·帕夫洛芙娜的别墅); 4) 领属者是复数, 如 *ружья охотников* (猎人们的枪); 5) 领属者是姓氏, 且该姓氏无法构成以-ов, -ев, -ин 结尾的物主形容词, 如 *комната Хатидже* (赫蒂彻的房间)。同时, 在一些语义和句法条件下, 也有不可以使用领格的情况: 1) 被领属者本身使用属格名词词组表达领属关系, 如**дедов образа Богородицы* (祖父的圣母形象); 2) 领属者和被领属者属于相同的语法性别, 并且领属者使用由属格单数构成的词组形式, 如**рассказ Иванова гостя* (伊万诺夫的客人的故事); 3) 领属者和被领属者都用专有名词表达, 如**Катин Саша*; 4) 三词定语性短语中, 如**Мишин кулак боксёра* (拳击手米沙的拳头)。(Иванова 1975: 148)

在上述之外的情况下, 领格和领属形容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但是领格的使用更为常见。值得注意的是, 在属格连用的结构中, 属格在语法上相互影响, 例如: *в обширных списках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авиации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美利坚合众国海

航人员的详细清单）， достоинства формы и окраски выращенных им тюльпанов（他培植的郁金香的形状和颜色的优点）等。

5 结束语

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复杂多变，这与俄语的形态特点有关，俄语作为屈折语，语言形态变化丰富。本文主要从形态标志位置和编码方式两方面分析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形态类型。编码方式主要有格附缀（其中，领格的使用具有普遍性）、领属代词和领属形容词等。受经济性原则和领属形容词语义狭窄的影响，领格逐渐代替领属形容词，成为主要编码方式。俄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主要编码方式中，不带前置词的领格形式受到“标志后置倾向”影响。J.H. Greenberg 指出，人类语言总体上具有“标志后置倾向”，即“在单位的末尾而不是起首加以标记的总趋势”，后置性标志在分布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我们总知道某人何时开始讲话，但可悲的经验表明，没有一定的标志，我们无法知道他何时结束”。(Greenberg 1966: 56) 俄语无论从哪种编码方式来看，形态标记都附着在领属者上，因此，俄语的领属标志为附从标志。

附注

1 名词性短语包括狭义名词短语、光杆名词、代词。

2 附缀，汉语中 affix 一般译为“词缀”，clitic 一般译为“附缀”，两者都是语言中的虚词性成分，具有附着性，区别在于 affix 是词法层面的，clitic 是句法层面的。本文使用“附缀”这个称谓来统称两者。M.S. Dryer (2013) 列举了十种类型的附缀，如名词上的格附缀、名词上的复数附缀、名词上的代词领属附缀、动词上的时体附缀等。

3 领属范畴(посessивность)应该是关系范畴的普通语义类别中的变体之一，它包括 притяжательность (所属，物主)、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归属)、 обладание (占有)、整体与部分等等几个子类别，是这些概念的集合体。

4 本文中存在两个概念——领格和属格，在强调其作为领属关系标志的时候，使用领格；属格则作为一种纯粹的语法格使用，与称名格、工具格等并列。

参考文献

- [1]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M]. 4-е изд.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001.
- [2] Иванов В.В. Синхронная и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ая типология посессивности. Категория посессивности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балк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 [3] Иванова Т.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посессивных конструкций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A]. // Славян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C]. Вып.31. Ленинград: ЛГУ, 1975.
- [4] Кацнельсон С.Д. История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в языкоznании XIX ве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 [5] Молошная Т.Н., Николаева Т.М., Свешникова Т.Н. План выражения категории посессивности. Категория посессивности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балк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 [6] Падучева Е.В. Местоимение «свой» и его непрятяжате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 // Категория притяжа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балк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 [7] Фёдорова М.В.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их местоимений[M]. Воронеж: Воронеж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65.

- [8]Шведова Н.Ю.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0.
- [9]Aikhenvald A.Y., Dixon R.M.W. *Possession and Ownership —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0]Comrie B.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2nd E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11]Dryer M.S. On the Six-Way Word Order Typology, Again[J]. *Studies in Language*, 2013(37).
- [12]Greenberg J.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A] //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 [C].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13]Nichols J. Head-Marking and Dependent-Marking Grammar[J]. *Language*, 1986(62).
- [14]Nichols J., Bickel B. *Possessive Classification.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5]Philomena D. *A Grammar of Maybrat, a Language of the Bird's Head Peninsula, Papua Province, Indonesia*[M].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2007.
- [16]葛娜娜. 领属范畴的类型学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 [17]刘丹青. 名词短语句法结构的调查研究框架[J]. 汉语学习, 2006(1).
- [18]孙宏开, 胡增益, 黄行. 中国的语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Morphology of Russian Noun Possessiv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Li Xia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Possession (relationship) has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two components in the adnominal possessive structure are expressed as nominal (pronominal) phras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modern morphological typology theory to analyze the morphological types of Russian noun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from both the locus of marking and the types of coding.

Keywords: typology; noun possessive construction; morphology

作者简介: 李侠 (1981—),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义学, 俄汉语对比。

收稿日期: 2023-07-08

[责任编辑: 惠秀梅]